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詞林典故
卷之八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四目錄

序跋類

序三

唐史論斷序 孫甫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張刑部詩序 王安石

周禮義序 王安石

書義序 王安石

詩義序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譜例序 蘇洵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序越州鑑湖圖 曾鞏

李氏退居類稿序 李泰伯

晁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祐會計錄序 蘇轍

會計錄民賦序 蘇轍

後周書序 王安國

良方序 沈括

縣法序 呂惠卿

易傳序 程頤

春秋傳序 程頤

南豐集序 王震

正蒙序 范育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熙甯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茶經序 陳師道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進策序 秦觀

揚州集序 秦觀

集瑞圖序 秦觀

故蹟遺文序 王回

捕魚圖序 晁補之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論語解序 謝良佐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跂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跂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道鄉集序 李綱

湖海集序 李綱

崇正辨序 胡寅

漢儒授經圖序 程俱

通書序 胡宏

尹商老易解序 胡銓

賈長江集序 王遠

鼂叔用詩集序 喻汝礪

歷代宰相年表序 李燾

制科題目序 李燾

梁谿先生文集序 陳俊卿

石經攷異序 晁公武

隸續序 洪邁

爾雅注序 鄭樵

通志總序 鄭樵

孟子講義序 張栻

代劉共父梅溪集序 朱熹

武夷精舍雜詠詩序 朱熹

大學章句序 朱熹

中庸章句序 朱熹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詩集傳序 朱熹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四

侯官吳曾祺纂錄

大序跋類

序三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

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閒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閒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尙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尙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尙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

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

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閒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

有治亂。不可全法。尙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

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

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閒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

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張刑部詩序 王安石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紛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耶。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